

抗美援朝
舞台劇選

(3)

天津市戲劇曲藝工作者協會
戲曲編導研究委員會編

大衆書衣印行

目 錄

你往哪兒逃？……………楊紫江（1）

敵入……………魏錫林（19）

難逃法網……………白燁樹（34）

教訓……………陳 新（46）

魔考……………辛 人（58）

告訴天下的人們……………招 司（65）

「你往哪裡逃？」

楊 紫 江

時間 一九五一年春天的一個早晨。

地點 工人住宅，大雜院。

佈景 台左有間房子，有門無窗，是特務黑二的家。台右是趙大娘屋子的後背，中間一道院牆，不見院子的大門。院子裏有垃圾箱，小板凳等物。牆角拉着晒衣服用的繩子，上面已經掛了一兩件衣服。院子裏雖然不整齊，但還很清潔。

金黃色的太陽射進院子裏，顯得非常明快而溫暖。這是解放了兩年的大雜院，一切都有了新的氣象。

人物 趙大娘——五十多歲，工人的母親。進步，熱情，機警，負責任，身體也很健壯。同院的人都愛她，選她做組長。（娘）

趙大伯——五十多歲，趙大娘的老伴。馬虎，大意。（伯）

銀 花——十七、八歲，熱情、活潑，警惕性高。女工。（銀）

李大嫂——三十歲，同院住的一個工人的老婆。受趙大娘的影響，覺悟很高。（嫂）

黑 二——三十七、八歲，被管制分子，國民黨匪幫特務。（黑）

劉 五——特務，三十一、二歲。黑二的伙伴。（劉）

蔡所長——二十七、八歲，派出所長。（蔡）

警士——二人。

男女羣衆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第一場

幕啓 趙大伯蹲在院裏劈木柴。李大嫂在洗衣服。銀花把洗得的襯衣褲往繩子上掛，先是小聲哼着「消滅特務」的歌子，然後，逐漸逐漸地高起來。

趙大伯停了手，望望銀花的背影，不禁地笑了笑。李大嫂也不洗了，與趙大伯會意地一笑，靜聽銀花在唱歌，一會，趙大伯突然鼓起掌來。

伯（立起）好，好！

銀（扭轉身，笑）趙大伯。

嫂 瞧，趙大伯，你讓銀花唱完了再叫好不好！

伯 對，對！唱完了。來，銀花姑娘再唱，唱給咱們聽。

銀（已晒好了衣服）不，我不會唱。

嫂 怎麼樣，我說你叫好叫早了不是？

銀 李大嫂……（扭身就想走）

伯 銀姑娘，你別走哇！

嫂（起來，拉住銀花手）別走，你唱得真好聽，再唱一段。銀花，你剛才唱的是什麼「特務特務」的？

銀 我唱的是「消滅特務」歌，昨天在廠裏剛剛學會的。

伯 「消滅特務」都編成歌啦？快！真快！

嫂 那更要唱一段了。政府給咱人民報了仇，咱們還不樂一樂！來，銀花，唱，你教我唱。大伯，你也來學。

伯（笑）哎呀，我老啦，唱不出來啦！

嫂 你呀，就不如趙大娘，大娘不也上歲數了嗎？她還上夜校，認字，唱歌哩！

伯 誰能跟她比，她是這兒的積極分子，又是這院子裏的組長。

銀（向大伯一笑）趙大娘真好，就像咱們院子裏大夥兒的媽媽一樣，是不是，李大嫂？

嫂 可不就是咱們的媽媽，這院子裏，裏裏外外，那一件大小事她不管，她不問！

銀 大伯呀，就沒大娘進步！

伯 得了，大姑娘，大嫂子，我來學唱歌，好不好？（從凳子上站起來）

（二人咯咯地笑起來。）

嫂 這才對呀，往後，咱們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，那就應該樂一樂。來，銀花你唱，我和大伯跟你學。

銀 好，大伯你也唱。蘇聯八十歲的老頭兒還跳舞呢！

伯 唱，唱！反正這院子裏也沒人來聽。（咳嗽了兩聲）

銀 這樣吧，我先唱一遍，等一會再教。

伯、嫂 好，好。（鼓掌）

（銀花做了一下唱歌的準備。李大嫂嗓子癢癢地立在銀花旁邊。大伯又回到劈木柴的坐位上去。片刻，銀花唱起來「消滅特務」的歌子。李大嫂和大伯都入神地聽着唱歌，大伯很自然地撿起一根木柴在地上輕輕敲着節奏。歌唱到一半時，趙大娘提着菜籃從外面匆忙地走進來，一眼瞥見銀花在唱歌，就站在後面笑嘻嘻地聽得入神。唱到一個段落時，趙大娘突然鼓起掌來。）

娘 唱得真好。

(歌聲停了。)

嫂 趙大娘回來了。(奔向大娘)大娘，你也來。我們正跟銀花學唱歌呢！

娘 好哇，銀花姑娘的嗓子就跟金鈴鳥似的。

銀 趙大娘，你別笑話我。(抓住大娘手)大娘，我告訴你一件喜事。

娘 什麼喜事呀？姑娘。

銀 趙大伯也要學唱歌了。

娘 (看大伯一眼)噢，這是好事呀。他這個老牛呀，是要你們年輕的才拉得動呢。(把手中帶回來的炸糕遞兩塊給大伯)你唱了沒有哇？

伯 (接過炸糕，一笑)八十歲學吹鼓手哇，唱出來也好聽不了。

娘 唱歌是咱們高興，管它好聽不好聽，你們說對不對？來，你們也吃一塊。(把炸糕遞給銀花和大嫂各一塊)

嫂 我們吃過了。

銀 我不吃，大娘你自己吃吧。

娘 我在外面吃了，你們不吃都給他了。嘿，全都給你。(把炸糕都給了大伯)

伯 (笑嘻嘻地接過炸糕)我吃，你們唱。

嫂 大娘，銀花教我們唱「消滅特務」歌，你也來學吧。銀花，教吧！

娘 「消滅特務」？！

銀 是，「消滅特務」，大娘你也來唱。(一把拉過大娘)

娘 (慎重地推開銀花)咱們等一會兒再唱。(三步兩步走到特務黑二家門口，張望了一下)

娘 這是幹什麼呀？

娘 他，在家不在？

嫂 你問黑二？

娘 （點頭）

嫂 剛才我看他出去了，手裏拿着酒瓶，大概是打酒去了。

娘 哎呀，他不會跑掉吧？

銀 怎麼？大娘，黑二出了問題？

娘 可不有問題嘛！

嫂 出了什麼問題呀？

娘 （緊張地）剛才我在菜市買菜，碰見黑二的姑媽，我就順便掃聽他（指黑二家）的消息。他姑媽可真說出心裏話來了，她說：「黑二被管制了，心裏總是不服氣，說什麼瓦片還有翻身的日子，天晴啊還得碰到天陰。」還說：黑二要出一趟遠門。你們想，他還不是沒死心，要惦着跑嗎？

伯 （插嘴）你呀，就是多管閑事，被管制了，他跑到那兒去啊？

娘 （頂他）被管制了，被管制了就跑不了啦？你呀，就會吃！

伯 （消極抵抗）好，我吃我的炸糕。（狠狠地咬了一口）再也不多嘴了！

銀 大伯，話不是這麼說，一個被管制的特務，還沒有死心塌地的向人民低頭，大娘的警惕是應該的。

嫂 再說這小子滑頭滑腦的，過去還作過破壞……。

伯 現在人家寫了悔過書，已經改邪歸正了。

娘 （拉過大嫂）別跟他說話！（指大伯）你呀，趕繩毆吹火，一竅不通，死棒槌一個，哼！

（大嫂與銀花互相一笑。）

娘 （生氣地）你們說說，他這是什麼思想？（轉問大伯）呵，

你以為趕走了蔣介石，日子好過了，你就可以萬事大吉了？告訴你，瘡好了，別忘了疼！

伯 我多啲忘了疼？

娘 你閨女怎麼死的？你說說。「改邪歸正」，你能替黑二寫保票，保他不作破壞？

伯 （低頭不語）

娘 咱們這日子是好過了；瞧你，早上吃點心，晚上還喝二兩，跟姑娘們在院子裏唱歌，說笑話。從前，這不是咱們的事。要不是毛主席……。

伯 我明白，毛主席，共產黨，是我們的恩人！

娘 要是特務來破壞咱們的好日子，你怎麼辦？

銀 大伯，大娘說的對，特務就是跟咱們作對的，有了特務，咱們就甭想過好日子！

伯 （缺理地）好，我不對。（提起菜籃下）

娘 （指大伯背影）一腦子的「麻皮」（痺）！（轉向大嫂）李大嫂，外面到處在防備特務，咱們院子對黑二這小子要多留點神！

銀 大娘的話對！鎮壓反革命分子，就是抗美援朝的工作，大家夥兒都有一份責任。

銀 那麼大娘，派出所不知道他要跑？

娘 我剛剛從派出所來，蔡所長要我們看牢他，別讓他偷偷地跑了。我看，我們要合計合計。

嫂 （笑着說）大娘，你是我們的組長，就聽你吩咐了。

娘 大家商量着辦嗎。待一會開一個會，院子門早鎖晚開，我們不上工的，換班在這兒看守，看他往那逃！

銀 大娘，我上夜工，早晨我還可以值兩個鐘頭班。

娘 那不行哪，你還得去睡覺呀。

嫂 大娘，我值白班夜班都行，我娘還可以作飯洗衣裳。

娘 A，我看待一會開會來合計吧。

銀 大娘，你總得分點工作給我作。

娘 （想了想）你現在就去告訴張大媽，王嫂子，楊家，要他們吃完晌午飯，到我家開個會，順便也跟你媽說一聲。

銀 好，我這就去。

（銀花歛下，大娘又叫住她。）

娘 你順便去老七家一趟，說他們的後門，可不准黑二他小子借光。

銀 好。（點頭下）

（大嫂掙着洗完的衣服，大娘走了回來。）

嫂 （一邊作活一邊說）趙大娘，黑二這小子真不是好東西，沒準他都殺過人，放過火呀。

娘 這些千刀萬刮的特務，一週也別讓他跑了。

嫂 唔。

（大娘走到黑家門縫張望了一下。）

娘 瞧瞧，屋子裏東西，差不多全都收拾完啦，前幾天又把他娘打發走了，一定是準備逃跑。李大嫂，政府可把責任交給咱們了，咱們可不能大意。

嫂 對。（轉身晒衣服）

（大娘幫忙大嫂掙着盆子裏的衣服。）

嫂 （一邊晒着衣服，一邊說）這幾天槍崩的特務也不少呀，這些狼心狗肺的傢伙，還不回頭！趙大娘，我聽到劉老太太的訴苦一夜也沒合上眼，心裏像喝了醋盞水一樣的築心！（自言自語）要不是共產黨來，你想，這個仇，誰能替咱們報？

誰又會管到咱們工人的死活。(又取件衣服晒，越說越起勁)就拿咱這個院子來說，有幾家沒遭過特務、惡霸的害，日本鬼、國民黨，那一個朝代，特務們不是大搖大擺地隨便從咱們家大門入，後門進，年青的姑娘被糟蹋，值錢的東西被搶走，咱們忍氣吞聲，連一個屁也不敢放。不說別的，就是你們大閨女，還不是活活地被這些王八蛋給逼死的，你說是不是，趙大娘？(抬頭發現大娘在一旁流眼淚，知道引起了她的心思)你瞧，我怎麼又提起舊帳來了呢？(走近大娘)大娘，別難過了，今天咱們政府不正在替咱們報仇嗎？

娘 (擦了擦眼睛)我不難過。李大嫂，我是在高興。李大嫂，不瞞你說，前些日子，我老是納悶，解放了，政府什麼都好，就是對這班特務，也大慈大悲寬宏大量，我真想不通。每天我照回鏡子，看到我頭上這塊疤，就想起我那個大閨女屈死鬼。

嫂 我是明白，特務逼死你閨女不算，還打得你半死不活。這個仇，也牽着我們大夥的心。

娘 李大嫂，今天政府要不把他們給崩了，你說說，我這口氣怎麼能嚥得下呵。

嫂 現在好了，政府給我們報了仇，我們心裏也舒坦多了！

娘 (笑縫着眼)可不，真好比那六月裏吃西瓜。人民政府替人民辦事，真是一點也假不了。(熱情地緊握大嫂的手，二人大笑不已)

(後台有叫李大嫂的聲音。)

聲 李大嫂，你孩子哭啦！

嫂 好，來啦！(端起木盆)大娘，我作好飯就來開會。

娘 好，告訴大家，不要三請四邀了。

嫂 一定。(下)

(大嫂正準備下場，迎面碰到特務黑二上，黑二扶着一個酒瓶，叼着一枝煙，手裏拿着一包菜。)

娘 喲，黑二，又要請大娘喝一杯？

黑 請大娘，大娘照顧我這麼好，怎能不請？(話裏有話)

娘 (有意地)咱們住在一個院子裏，又是屋前對屋後，那能不照顧？

黑 嘻嘻！(奸詐地盯着大娘)我說大娘，你瞧我最近變好了沒有？

娘 變好變壞，我怎麼會知道呀？

黑 噢，你是我們的組長，又是一個……(意思說積極分子)又是我的大娘，簡直就是親娘。(舉起酒瓶喝酒)

娘 瞧你說得多親呀。

黑 (想探聽些什麼)說正格的，大娘，派出所最近對我的看法怎麼樣？

娘 派出所……(精明地)很好呀，(編了一套)蔡所長說，再過不久，就可以解除你的管制，恢復公民權哪。

黑 (半信半疑)真的？大娘。

娘 那還假得了，大娘什麼時候騙過你？黑二呀，你把你黑娘送到那兒去哪？

黑 我媽嘛？

娘 唔。

黑 送到……送到青縣老家去了。哎呀，沒有工作，生活顧不過來。要不是我被管制了，我也就回老家啦！(坐在小凳上端起酒來)

娘 唔？(點點頭)黑二，你現在想不想回老家？

黑 現在想回也沒辦法呀。一個被管制分子，大娘，你想多可憐。

娘 趕明個解除管制，不就行哪。得空我和蔡所長說說，請求政府早點解除你的管制。

黑 （冷冷一笑）謝謝大娘。我恢復了公民權，一定選你作咱們區裏的代表！

娘 （也笑）那我可要怎麼樣來謝你呀！

黑 嘿嘿！……（奸笑）

娘 哈哈！（會意地笑）

（大伯在內喊：「你在作什麼，快回來作飯呀！」）

黑 大伯在叫你了。

娘 （回頭）這就來哪！（向黑二）我那兒有兩條炸魚，拿來給你下酒。（欲下）

黑 謝謝大娘。

娘 喲，瞧你多客氣。（下）

（黑二望着大娘下場，立起，狠狠地喝了一口酒。）

黑 老傢伙，看誰鬥過誰！

（黑二準備去開大門，特務劉五氣喘地跑上場。）

劉 黑二，糟了，糟了！

黑 吁！（用手做擋住姿勢，狡黠地朝四週看了看）怎麼樣啦？

劉 糟了，犯了案了，咱們得及早準備。

黑 （發急地）那，那得提前跑。

特 越快越好。

黑 （一把拉住劉）到屋裏說。

（黑二和劉五緊張地在開着門，大娘和大伯從後面上。大伯端着一盤菜，大娘跟在後面，一眼看見了一個陌生人，大娘

把大伯拖住。）」

（黑二和劉五開門進去，嘣的一聲關上。）」

娘（低聲地）你瞧，又來了這麼個傢伙，看看他是幹什麼的？多看看多問問，看看他們的神色。

伯（不耐煩）知道了，你瞧你多麼囉嗦。

娘 囉嗦？那你就別去！（奪過茶盤）

伯 哎呀，你這是說了多少遍了，我的大娘！

娘 這是叫你去「搞工作」。不是叫你去過酒癮！（遞過茶盤）

伯 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
（後面有叫大娘的聲音：「趙大娘，趙大娘，派出所蔡所長來啦？」）

你 噢，我就來！（向大伯）蔡所長來了，我去找他合計合計，（欲下又回身）說話要留心一點兒，別露了馬脚！（下）

伯 我這位大娘，可真是個忙人！（走向黑二家）黑二，黑二！

黑 呵，大伯。你這是幹什麼呀？屋裏坐吧。（從屋內出來）

伯 好，好。（笑着與黑二下）

——暗場

第 二 場

時間 第二天，天際朦朧亮。

燈亮 鷄叫，東方魚肚白，外面有一些大事和三輪的聲音。

趙大娘一人坐在院子裏，守着夜。

片刻，大伯在屋內喊着大娘，她不耐煩地回到屋裏。

特務黑二賊頭賊腦地開開門，朝院子裏探望了一下，見無一人，又蹣手蹣腳地走向院子大門方向，聽到忽

然有脚步聲音，急忙又轉回屋內，輕輕地關上門。大伯跟在大娘後面悄悄地地上場。

趙大娘漫步走到黑家門口，用手輕輕推一推門，然後才放心地走回來。

伯 天已亮了，守了一夜，也該進屋歇一歇了。

娘 歇歇？要是讓他跑了，這責任誰負得起？

伯 依我看，他就跑不了，也不會跑。

娘 你呀，就是「麻皮」！

伯 那總得歇一會呀，一宿不眨眼，那怎麼能行呢？

娘 等李大嫂來了再說。（一屁股坐在小凳上）

伯 唉！（無可奈何地點上一支煙）

（一會兒大娘又走到黑二的門前，向門縫裏張望一下。）

伯 你瞧你，人家還睡在夢裏吶，你却鬧得大驚小怪的樣子。

（這時天已漸亮，不斷傳來一兩聲鷄鳴。院子裏有小孩的哭聲和大人喊聲。）

聲 天亮啦，起來上工啦！

聲 楊大哥，上班啦！

伯 聽，人家都上班了，我們到現在還沒睡。

娘 誰叫你不睡去？

伯 你不去睡，叫我那能安下心睡呀。

聲 趙大娘，開門的鑰匙呢？

娘 （向大伯）我去開門，開完了門我上一趟毛房，你在這兒待一會兒，大門可是開了，小心點兒。

伯 好，你去吧。

（大娘下。）

伯 （坐在板凳上，把吸了半截的煙頭塞進口袋，自語）眼看人

都起來了，他往那兒跑呵？還大驚小怪的！（覺得很冷，緊了緊上衣，埋怨地）出什麼花樣，要守夜，鬧得別人一夜也不得睡。（伸了一個懶腰，用手撐着頭，漸漸地睡着了）。
〔黑二先輕輕把門開了一個小縫，見大伯在睡覺，於是很快地挾出鋪蓋捲從屋內走出。正在偷逃的緊要關頭，忽然與大娘迎頭碰上。〕

娘 黑二！你上那兒去？

黑 我……我……我去洗被子去，趙大娘。

（大伯猛然地立起，莫明其妙地站在一邊。）

娘 不行，黑二，你現在不能走！（攔住去路）

黑 （奸笑）嚟，大娘，你真會照顧我！

伯 （笑嘻嘻）黑二，你真要離開這兒？

黑 （放下面孔）你少管閑事！告訴你們，不該管的就不用管！
（欲強下）

娘 （態度嚴厲）不行，我們要管！（一把拉住黑二，向大伯）
你去上派出所把蔡所長叫來。

黑 （見勢不佳，又軟了下來，陪笑地）這何苦呢，趙大娘。我黑二也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，何必要這樣對待我？

（大伯還遲遲不動。）

娘 （大聲地）你還站在這兒幹什麼？快去呀！

伯 我去，我去。

黑 （見勢很難逃脫，一把將大娘推開）去你媽的，老婆子，給臉不要臉！

伯 黑二，你這小子！

娘 （猛烈地撲過來）老娘跟你拚了！（死死地逮住不放）

（黑二暴露凶狠的原形，狠狠地一脚把大娘踢倒在地上，拾

起鋪蓋，拔腿就跑。)

娘 快追呀，快追呀！

伯 (緊張，慌亂) 來人呀！救命呀！

娘 你這個窩囊肺。抓特務呀！抓特務呀！(跛着腿追下)

伯 (在院子裏大聲地叫着) 李大嫂！老陳！你們來呀！黑二跑啦！

(大嫂和男女羣衆紛紛上。)

嫂 怎麼啦？趙大伯。

衆 怎麼啦？怎麼啦？

伯 黑二，特務，跑了！

甲 怎麼讓他跑的？

乙 他怎麼跑的？

嫂 我們趕快追去！

伯 你們大娘已經去追了，走，我們走！

衆 走，走！

(這時銀花下夜班回來，推着自行車上。)

銀 怎麼啦？出了什麼事？

嫂 不好了，黑二跑了！

銀 什麼時候跑的？

伯 剛剛跑，你大娘還被黑二打了一頓，她爬起來就追去了。

嫂 沒有傷吧？

伯 誰知道。

銀 好狠心的特務！我去！(推自行車欲下) 李大嫂，你趕快去派出所報個信去。(急下)

嫂 我上派出所報信去！(急下)

乙 (向丙) 咱們上車站去，別讓大娘吃了特務的虧！

伯 對，對，咱們去追。

丙 抓回來，非把這小子揍扁了不可，走！咱們走！（順手在院子裏拿起一根扁担）。

乙 走！（和丙匆匆下）

甲 昨天是誰家值班？

丁 我也不知道，你問趙大伯。

（大伯低着頭，一言不發。）

甲 （計算着）前天是李大娘，昨天是趙大娘。

丁 （有些驚奇）趙大娘？趙大伯，昨天是你們家值班嗎？

伯 （非常慚愧地點點頭）

丁 唉呀，那怎麼會讓特務跑掉的？

甲 （有點埋怨）趙大娘那麼細心負責任，這是怎麼搞的？

丁 這個責任可由誰來負呀？

甲 要是能抓回來，那就好啦。

伯 （非常後悔，不安，終於承認自己的錯誤）這，這都是我的不好！

甲 你的不好？

丁 大伯，特務究竟是怎麼跑的？

伯 （慚愧地）你們大娘，守了一夜的崗，我打心裏就不樂意，誰知道這小子真沒安好心！現在，我才認識到了，特務就沒有一個好東西！

甲 是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！大伯，你太相信黑二了。這就叫大意！麻痺！

伯 我去！（憤怒地欲下）

丁 你上那去？

伯 上派出所，領罪去！